



北国画卷绚丽多彩

◎燕南飞

2025年的《北国风光》，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等多种体裁，都给了读者不一样的视觉与心灵的震撼和享受。作者们有的钟情于内蒙古山水，用文字向读者展示内心的独白和吟唱，有的深入挖掘内蒙古故事，用笔墨去拆解人性的喜怒哀乐。

《北国风光》办出了自己的风格，可谓是内蒙古乃至全国一块生机勃勃的文学园地。此版重点推出的散文佳作，文化气息浓郁，着笔大气，深挖生态文明、自然写作，主打文学性和可读性。

2025年的北国画卷，由内蒙古著名作家阿古拉泰的散文《长调，绸缎一样绵延的河流》缓缓打开，像河流，更像低沉深邃的呼麦，慢慢驱动你我的心坎。正如他在文章开头所表述，“露珠，一定是大地上醒来最早的眼睛。”在这个时候，读者就是作者笔下最早醒来的。你会随着作者的驼队或马匹行走千年，为辽阔大地而歌而泣，“哪怕相隔千里万里，只要歌声一响起就让人心动，而后热泪长流……”同样，在李文俊《艾布盖河畔》一文中，人与河流与马都有各自的倔强，却又将彼此的命运紧紧相融，“特穆勒抓紧缰绳，我从后面紧紧抱着特穆勒的腰，将自己的命运与他和马绑在一起，随着马一同冲进河里。”此刻，这支呼麦在大地上是无声的，是穿越时空的，是具有穿透力、绵延不绝的。而在王玉玲《河之岸》的故事里，长调是一条河流，是义和沙拉，也是一个父亲，“又发水了，水已微凉，父亲又套着白马车去河边捞柴，那冷冷的河水浸入骨髓。父亲把柴堆堆成小山的样子，他却累倒了。在河岸边生活了大半辈子，枕着河水长眠，他的回归终归和一条河有关。”她的文字给足了读者思考的时间，因为她要把无论多么沉重的话题都转变成能够牵引读者行走的影

子。素心笔下的河流，其实是从响水崖上流下来的，流淌的旋律，让人忘却时光，忘却年轮，她在《响水崖音》中写道：“老哈河的风掠过崖壁时，总爱把几百年前的墨香重新揉进涛声里。响水崖石刻便在这岁月的光晕里舒展着……那些沉睡的字符便在金波里轻轻荡漾，仿佛要从石壁上走下来。”在安宁的笔下，一场大雪，就是《时光落下的街巷》里的一支呼麦，慢慢唤醒春天。于志超的《守望四合木》是一支呼麦，与过去和未来签下契约。还有郭海燕、漠耕、松杉等人都在用不同的视角向人们展示时光这曲呼麦的颤音。

2025年《北国风光》的诗歌画卷是由老道的《雪落无声》悄悄打开的，在他的笔下，雪是漩涡，是礼物，是不紧不慢的钟声，“他不知道，踏进家门那一刻/母亲接过来的，不仅是儿子肩胛上/几片雪花，分明接过了/一个外面的世界”，此刻的雪，是一支皎洁的呼麦；在景绍德的世界里，春天在雪里伸伸腰，就醒过来了，他在《春到呼伦贝尔》中写道：“风掠过白雪/掀开一层层白色波浪/羊群在雪海里慢慢游动/像一串串散落的珠子/滚动在无边的辽阔里”，在他的笔下，羊群就是一支呼麦；在孔庆艳的组诗《锡林郭勒，白马的故乡》中：“一匹马，对着草原一拜再拜/以故人的身份/一只鸟，飞得高些，再高一些/以一个出走多年的游子的身份/天空再低一些，让白云裹挟着思念/以雨水的姿势亲近土地，以及/土地上的亲人”，在她的笔下，白马就是一支呼麦；高朵朵的组诗《太仆寺的夏天》中：“太仆寺旗的上空/上演一场又一场云海翻腾的戏剧/羊群追赶白云的季节到了/此时，我变得更像一个追赶星星的孩子”，这个时候，呼麦像孩子一样追赶星星，而我们却在它的宠爱中行走；直到追随北琪的脚步，

《跟着乌兰河回故乡》的节奏，才会明白：“河水向前，飞鸟远去/瘦弱的想象，又将在飞鸟的倒影里/重新振翅/带着朴素的风回家，听它/慢慢诉说/来自故乡的消息”，此刻的呼麦，是故乡，也是思念。大家会发现，诗人的笔下到处都充斥着对人与自然的爱，充斥着对生命与未来的爱，充斥着彼此之间穿越时空的爱。另外还有季川、刀客、多兰、苏和等作者，把握住了河流与呼麦的生命节奏，为读者呈现出不同的诗意图。

此外，我们的作者还以散文诗等多种样式为读者奉上阅读盛宴，比如北城的散文诗《怪柳》，几乎就是人们对生活和生命不屈不挠的写照，无论是水草丰沛的季节，还是贫瘠的沙滩碱滩，到处都是它们的身影，几十年几百年，以斑驳的身躯努力生长，“传说，是他的马鞭落地生根，才长成怪柳。铁鞭坠地的刹那，血汗与科尔沁沁流。七百道年轮在沙砾间匍匐游走，每寸褶皱都凝固着马头琴的嘶鸣。那些虬曲的枝丫是凝固的闪电，在黄昏里倒悬着生长，把月光酿成烈酒泼向苍穹……”在董海的笔下，呼麦就是西辽河、科尔沁、牧铺，甚至是疙瘩柳，这些音符和着作家对广袤大自然的吟唱，“一缕孤烟与大漠为伴，一颗流星到访旷野，打探此刻的宁静。黑夜看不住草原的咆哮，一只山鸡划开散包与炊烟紧握的一道草浪。”此刻，我们已不是读者，我们就是主角，身处于北国画卷之中……

在《北国风光》这片园地，作者们从不同的角度，为完成共同的文学追求而努力，在这里，一草一木都是有生命的，在这里，生与死都是有故事的，在这里，生命的节奏是永不停息的，只要生命轮回不止，我们的文字就会对内蒙古画卷上的北国风光永远执着。



在无限风光里飞翔

◎北琪

提起内蒙古，总是一幅草原的画卷在风中舒展：碧草如浪，骏马踏着晨露，牧歌在云影间飘荡。然而，这片土地藏着更为深邃的诗意。

在阿尔山林海雪原深处，有一条零下四十度气温都冻不住的河，人们叫它“不冻河”。几年前，我曾随户外活动群去一次不冻河。下了车，要顺着布满冰雪的斜坡滑下去才能到达河边。平时参加户外活动，都是穿登山鞋，为了拍出唯美的照片，我穿了一双皮鞋。鞋底刚接触冰面就打了个趔趄，整个人像片失控的雪花往下坠。身后突然传来队友们的笑声，混着皮鞋敲击冰雪的脆响，倒成了这寂静雪原里最热闹的歌。在队友的搀扶下，终于安全抵达河边，河水清澈见底，绿油油的水草清晰可见。几头黄白花牛正在河中央饮水，蹄子踩碎水面的薄冰，溅起的水珠凝成朦胧的雾。岸边的雪堆被风塑成了蘑菇的模样，圆顶，戴着冰珠串成的斗笠。

我的红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，此刻，在白茫茫的雪原上，它就像一团燃烧的火。我伸手去按飞舞的围巾，却听见身后传来相机快门的“咔嚓”声。看着摄影师镜头里的画面，我站在薄雾中，红围巾扬起的弧度，恰好接住了河面上跃出的一轮红日。那一刻，松糕底的笨拙，下坡时的狼狈，指尖被冻红的刺痛，都变得不重要了。原来，最动人的风景从来不是刻意的摆拍，而是生命与自然猝不及防的相拥。

关于不冻河，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。远古时有位身披羽衣的仙女，见牧民在极寒中难以生存，便从云端抛下一枚暖玉，玉落地之处涌出汨汨温泉，化作这条冒着热气的河流。河水消融了冰雪，让牛羊在寒冬里仍能饮到带着暖意的水。

再来说说内蒙古的湖。初秋，去赉特旗参加一个文学活动。午后，应当地友人之约，一行四人游览多兰湖。那湖水，明眸般清澈，在阳光下盈盈闪烁，仿佛早已知晓我们到来，正在轻轻诉说久别重逢的柔情。岸边的垂柳是湖畔最执着的守望者，秋风轻拂，它们却婉拒了季节更迭的邀请，固执地挽住最后一抹翠绿。格桑花仍不肯凋谢，在秋日的阳光下依然绽放着，粉红、淡紫、洁白，交织成一片花海。

一位文学前辈兴致勃勃地用手机录着视频，边录边解说，声音里带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和深情：“今天，与诗人、散文家、评论家同游多兰湖，深感荣幸！”她的声音，如同湖畔的清风，温柔而富有感染力，在空气中缓缓流淌。其实，她的文化底蕴和为人处世之道，一直是我们所敬仰的。但我更相信，她此刻的话是发自心底的真诚与感动。正如这多兰湖的水，它或许曾经在高处飞翔，俯瞰大地，如今却放低姿态，温柔地拥抱每一寸土地，每一朵花，每一片叶。在这美好的风光里，人与景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共鸣。

说起内蒙古的风光，不能不说“兴安稻海”。秋日暖阳下，几位一起朗诵的姐妹相约去兴安稻海游玩。我们穿过十里长廊，不赏百花争艳，不恋果园飘香，直奔敖包山，只为赴一场北纬46度的稻海之约。山风拂过衣襟时，千亩稻田已在脚下铺成涌动的金色海洋。站在观景台远眺，万亩水稻漫向天际。绘紫色稻穗勾勒出“兴安盟大米”的字样，在明黄色稻浪中若隐若现。连云朵也忍不住在稻穗上留下自己的影子，天地万物都在合唱这支丰收的序曲。

我们来到田间，俯身轻抚稻穗。每一株稻子都坐着饱满的期待，它们扎根在这片古老的土地，用青涩的身

躯书写对秋天最虔诚的向往。此刻，我仿佛看到了父辈们累弯的腰，看到他们额头的汗滴，正一点一点汇成辽阔的海。

不知是谁起了头，我们情不自禁唱起去年丰收节创作的歌曲《金秋飞歌》，旋律刚从喉间涌出，便随风飘向远方。当唱到“黄澄澄的稻浪汇成海洋”时，忽然有人喊：“看镜头！”原来我们已闯入兴安盟融媒体中心记者的镜头。一份独特的美好被记录下来，金色的稻浪在身后翻涌如潮，我们的歌声正从浪尖上跃起，把丰收的喜悦装进永不褪色的秋光里。

暮色渐浓，星空民宿的灯光次第亮起，一个个星球状小屋嵌在稻海间，推窗可见星辰坠入稻浪，一时间分不清是在人间，还是在稻穗托起的梦里。

我曾不止一次幻想，自己变成不冻河的一缕晨雾，带着梦想奔向远方；变成多兰湖的一滴水，在秋日午后，静静地聆听风声和雨声；变成兴安稻海上空的一朵云或一颗星，无拘无束，自由飞翔。事实上更多的时候，我是在《北国风光》的家园里完成了一次飞翔。在素心的《塞罕乌拉之韵》中，我看到巴林右旗一座美丽而神圣的山，正以苍茫的姿态守护文明的星火。刀客的《图什业图行吟》让我深深体会到，代钦塔拉红枫的坚守和秋的从容。在王玉玲的《河之岸》中，我看到西拉木伦河畔的怪柳，看到万物和谐共生，以及作者对人生的思考。苏和的《乌珠穆沁之春》，让我们共同见证了小草初萌，那些被早春呼唤出来的可爱的羊羔，羊绒里聚满了阳光。在松杉的《查干哈达的炊烟》里，感受到亲情的温暖和对故乡的眷恋。

辽阔大地，风光无限，让生命有了飞翔的理由。美好家园，无限风光，让每一个日子更加丰盈，充满勃勃生机。

北国风光

文脉
文韵
绵绵

□张锦贻

内蒙古历史悠久，文化灿烂，汉族、蒙古族、达斡尔族、鄂伦春族、鄂温克族、满族等众多民族居住于此，或聚居，或杂居，有太多值得讲述与书写的故事。许多年间，我们常在《北国风光》上读到。如今，在新时代的召唤下，副刊编辑将印象清新、内涵丰富、语言优美的作品跃然纸上，几乎穷尽了历史、地理、文化、民俗、水利等一切有韵味的内容。可以读出，作者们多年来致力于历史、地理、文化的田野式考察与文学化书写，用力颇勤颇深，也很专注。这是各民族作者竭尽生命所历与心中所藏的文学副刊，倾注了作者们对祖国、对内蒙古的所有热爱所有虔诚。

我读完近几年的《北国风光》，有几点深刻的印象，应该也是此版的鲜明特点：一是翔实准确全面的资料呈现；二是诗意美妙深沉的文明升华；三是精炼凝重明朗的作者主体感情的倾注。显然，作者们把博学与文采较好地结合起来，生动活泼而又端正严肃地言着内蒙古的历史进程、时代变迁与现实发展。所有这些，具体地、实在地、活生生地展现了内蒙古的民族融合、文化交融与现代文明。这正符合了此版的主旨：在传播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前提下，展现内蒙古的壮美、辽阔、和谐、美好。这使我们更好地了解《北国风光》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，也使我们更明确地把握《北国风光》的深层意义所在。

显然，各民族作者在《北国风光》绝非一般的文字叙述与文学交流，而是要立体呈现内蒙古的“文化脉络”与其中跃动的“时代精神”，使之成为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”的一次鲜亮的文化实践。

《北国风光》正形象地概括出内蒙古文学创作文韵绵绵、生生不息。

《北国风光》凸显了各民族作者在共同历史进程中的参与感与归属感，表达出文化的创新性与艺术表现上的突破性。

《北国风光》，故事绵延，文化悠远。

